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四十 四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張樹幟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四十

宋 祝穆 撰

技藝部

畫者

羣書要語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八佾唐虞畫像而民不犯前武詔以五采彰施於五色益稷白受采禮器爰變丹青揚子吾畫虎不成反類狗馬援傳諸太幻師求太陰精用和

幻藥是諸師等手執方諸承月中水周禮注鏡謂之方諸楞嚴經

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力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賦彩五曰經營置位六曰傳移模寫畫品

詩句方諸承水調幻藥灑落生綃變寒暑荆公

古文事實

解衣槃礴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

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臝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莊子

誤墨畫蠅

曹不興善畫吳主使不興畫屏風墨落㸃素因就以作蠅既御權以為生蠅舉手彈之吳興雜錄

發厨取畫

顧長康曾以一厨畫糊題寄桓玄皆其所珍惜者玄乃發厨取之封題如初畫並不存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

去了無怍色世說

觀畫施錢

顧愷之建康實錄注云京師寺記興寧中瓦棺寺初置僧衆設會請朝賢鳴刹注疏其時士大夫無有過十萬者既至長康直打刹注一百萬長康素貧時以為大言僧後寺成請勾疏長康曰宜備一壁遂閉户往來一百餘日畫維摩一軀工畢將欲點眸子謂寺僧曰第一日開見者責施十萬第二日開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責

施及開戶光明照寺施者填咽俄而果百萬錢也藝文類聚

引世說愷之為虎頭將軍今世說不載名書記云小字虎頭

登樓罕見

顧愷之建層樓為畫所疾風暴雨烈暑祁寒並不下筆炎涼皆過天地明朗時乃染毫登樓去梯妻子罕見南齊謝奕畫品

點睛龍飛

張僧繇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每云點之即飛

去人以為誕妄因點其一須臾雷霆破壁一龍乘雲上天一龍不點眼者見在水衡記閻立本觀張僧繇江陵畫壁曰虛得名爾再往曰猶近代名手也三往於是寢食其下數日而後去夫閻以畫名一代其於張高下間爾而不足以知之世之人強其不能而論能者之得失不亦疎乎後山談叢

油污其畫

桓玄好蓄法書名畫客至嘗出而觀客食寒具而油污

其畫後遂不設寒具集韻寒具餜餅也劉禹錫嘉話

誤墨畫牛

晉王獻之桓温嘗使書扇墨誤落因畫作烏牸駮牛甚妙

羞為畫師

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烏容與波上悅之詔坐者賦詩而召閻立本侔狀閤外傳呼畫師閻立本是時已為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望坐者羞悵流汗

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減儕輩今獨以畫見名與厮役等若曹慎毋習本傳

鄭䖍三絶

唐鄭䖍善圖山水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䖍三絶

觀畫地獄

吳道玄字道子畫地獄變相後成都人來觀咸懼罪脩福田兩市屠沽魚肉不集朱景元畫斷

取軸棄畫

王涯居永寧里名書畫以金玉為奩軸鑿垣貯之重複固祕及被誅為人破垣剔取奩軸金玉而棄其書畫於道

襲父兄業

毛稜惠遠子便達有餘真巧未足若比其父則床上疊牀𢀡法倫筆調精密方之𠪿兄恐屋下架屋續畫品

畫見夜隱

太宗朝李王獻畫羊晝則齧草欄外夜則歸卧欄中莫曉其理僧賛寧曰此幻藥所畫南海倭國有蚌淚和色着物晝見夜隱沃焦山石磨色染物晝隱夜見海外記

啜茶觀畫

經筵承受張茂嘗招講官啜茶觀畫程明道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龜山語錄

王墨山水

王墨善潑墨號王墨善畫酒酣之後先以墨潑綃脚踏

手捫隨其形象為山為水為石為樹倏忽造化不見墨污之處畫斷

黄筌畫花

黄筌父子畫花妙在賦色用筆極細殆不見墨迹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江南徐熈以筆畫之殊草草畧施丹粉而神氣迥出别有生意筌惡其軋已言其粗俗不入格罷之熈之子乃效諸黄格更不用墨筆直以彩色圖之謂之没骨圖筌不復能疵瑕遂得齒院品然其氣

韻皆不及凞遠甚

崔白翎毛

崔白濠梁人攻畫雖以敗荷鳬鴈得名然尤精花竹翎毛

惠崇小景

僧惠崇建陽人工畫鵝鷺鷥尤工小景善為寒汀煙渚瀟洒虛曠之狀又工詩（荆公詩注）

古今文集

雜著

畫記

韓愈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靮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弓矢鈇鉞植者

七人甲胄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胄坐𦡆者一人方涉者一人方涉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二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三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馬行者牽者奔者涉者陸者

翹者頋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齕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而相戲者怒相踶嚙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兎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有一頭駝三頭驢如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兎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缾盂簦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愽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

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棊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盖藂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顧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慼然若有所感少而進曰噫余手之所摹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兹事得國本絶人事而摹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閒處獨時日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為之勞而夙好之

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寶繪堂記　蘇子瞻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

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畫豈不顛倒錯謬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為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然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為吾樂而不能為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服被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為記恐不幸而類吾

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熙寧年月日記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蘇子瞻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蝮蛇蚹以至于劒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胷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兎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

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為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為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以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

地而罵曰吾將以為韈士大夫傳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韈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畧曰擬將一段鵝谿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疋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也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

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篔簹谷在洋州與可甞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濵千畆在胷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歳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

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書蒲永昇畫後　蘇子瞻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皺其善者不過能為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畫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黄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

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筆法中絶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黄居寀兄弟李懷衮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壽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掛之高堂素壁即陰風襲人毛髮為

立永昇今老矣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真者亦少如徃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戚之流可謂死水未可與永昇同年而語也

書吳道子畫後　蘇子瞻

智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顔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

往旁見側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余於他畫或不能必其主名至於道子望而知其真偽也然世罕有真者如史全叔所藏平生蓋一二見而已

書朱象先畫後　蘇子瞻

松陵人朱君象先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文以遣吾心畫以適吾意而已昔閻立本始以文學進身卒

蒙畫師之恥或者以是為君病余以謂不然謝安石欲使王子敬書太極殿榜以韋仲將事諷之子敬曰仲將魏之大臣理必不爾若然者有以知魏德之不長也使立本如子敬之髙其誰敢以畫師使之阮千里善彈琴無貴賤長幼皆為彈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内兄潘岳使彈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知其不可榮辱也使立本如千里之達其誰能以畫師辱之今朱君無求於世雖王公貴人其何道使之遇其解衣槃礴雖余亦得攫

攘其旁也

跋東坡竹石　朱元晦

東坡老人英秀後凋之操堅確不移之姿竹君石友庶幾似之百世之下觀此畫者尚可想見也

跋唐人暮雨牧牛圖　朱元晦

予老於農圃日親犁耙故雖不識畫而知此畫之為真牛也彼其前者却顧而徐行後者驤首而騰赴目光炯然真若相語以雨而相趣以歸者覽者未必知也良工

獨若其不信然延平余無競出示此卷卷中有劉忠定鄒忠公題字覽之并足使人起敬而龍山老人又先君所選士而余所嘗趨走焉者也俛仰存殁為之慨然因識其後而歸之

觀畫多忌 以下係畫評

非好事不可妄傳書畫近火不可觀書畫向風日正喠涕不洗手並不可觀書畫昔桓玄愛重圖畫每示賓客有非好事者正食寒具 如今之油煮環餅 以手捉書畫大黙汚

玄惋惜移時自後每出法書輒令洗手水衡記

鬼神易畫

顧愷之曰畫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若臺閣一定器耳韓子曰狗馬難鬼神易狗馬乃凡俗所見鬼神則譎恠之狀名畫記

雪中芭蕉

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以形器求也世之觀畫者多能指摘其間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至於輿理冥造者

罕見其人如彥遠畫評言王維畫物多不問四時如畫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蓮花同畫一景予家所藏摩詰畫袁安卧雪圖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應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難以與俗論也筆談

畫牛鴈法

有藏戴嵩鬬牛者以錦囊繫肘自隨出與客觀旁有牧童曰鬬牛力在前尾入兩股間今畫鬬而尾掉何也黃筌畫飛鴈頭足皆展人曰飛鳥縮頭則展足縮足則展

頭無兩展者驗之信然仇池筆記

當辨時代

吳道子畫仲由戴木劒閻令公畫昭君着帷帽殊不知木劒創於晉代帷帽興於本朝舉此凢例亦畫之病也且如幅巾傳於漢魏羃䍦起自齊隋幞頭用於周朝巾子創於武德胡服靴衫豈可輒施於古象衣冠組綬不宜長用於今人芒屩非塞北所宜牛車非嶺南所有詳辨古今之物商較土風之宜指事會形可驗時代其或

生長南朝不見北朝人物習熟塞北不識江南山川鄭玄未辨柤梨蔡謨不識螃蟹魏帝終刊典論（初謂無火浣布後刊）之隱居昧北藥名（本草多未曉北地藥名）吾之不知蓋闕如也精通者宜詳辨南北之迹與古今之時然後可以議畫（水衡）

墨竹之始

墨竹起於近代不知其所師承初吳道子作畫連筆作卷不加丹青予意墨竹之師起於此（山谷墨竹序）

輕色染成

國初江南布衣徐熈僞蜀翰林待詔黄筌以善畫著名尤長於畫花竹蜀平遂與江南布衣徐熈送圖畫院品其畫格諸黄畫花妙在賦色用筆極精細殆不見墨迹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徐熈以筆墨畫之殊草草畧施丹粉而已神氣迥出别有生動之意筌惡其軋已言其畫麄惡不入格罷之熈之子乃效諸黄之格更不用墨筆直以彩色圖之謂之没骨圖工與諸黄不相下筌等不復能瑕疵遂得齒院品然其氣韻皆不及熈遠甚

筆談

正午牡丹見牡丹門

張素敗墻

度支員外郎宋迪工畫尤善為平遠山水其得意者有瀟湘八景往歲小窑村陳用之善畫迪見其畫山水謂用之曰汝畫信工但少天趣且謂用之曰汝先當求一敗墻張絹素訖倚之敗墻之上朝夕觀之既久隔素見敗墻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為

山下者為水坎者為谷缺者為澗顯者為近晦者為遠神領意造怳然見其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之象了然在目則隨意命筆默以神會自然景皆天就不類人為是謂活筆用之自此畫格進筆談

馬不畫毛

畫牛虎皆畫毛惟馬不畫予嘗以問畫工工言馬毛細不可畫予難之曰鼠毛更細何故却畫工不能對大凡畫馬其大不過盈尺此乃以大為小所以毛細而不可

畫鼠乃如其大自當畫毛然牛虎亦是以大為小理亦不應見毛但牛虎深毛馬淺毛理須有别故名輩為小牛小虎雖畫毛但畧拂拭而已若務詳密䯢成冗長約畧拂拭自有神觀迥然生動難可與俗人論也若畫馬如牛虎之大者理當畫毛蓋見小馬無毛遂亦不畫此庸人襲跡非可與論理也筆談

律詩

畫鶻行　杜甫

高堂見生鶻颯爽動秋骨初驚無拘攣何得立突兀乃知畫師妙巧刮造化窟寫此神俊姿充君眼中物烏鵲滿樛枝軒然恐其出側腦看青霄寧為衆禽没長翮如刀劒人寰可超越乾坤空峥嶸粉墨且蕭瑟緬思雲沙際自有煙霧質吾今意何傷顧步獨紆鬱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　杜甫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壯哉崑崙方壺圖挂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

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蒲溆山水盡亞洪濤風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松半江水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杜甫

堂上不合生楓樹恠底江山起煙霧聞君埽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州趣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迹遠過楊契丹得

非玄圃裂無乃雲濤翻悄然坐我天姥下耳邊已似聞清猿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元氣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野亭春還雜花遠漁翁暝蹋孤舟立滄浪水深青溟濶欹岸側島秋毫末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劉侯天機清愛畫入骨髓自有兩兒郎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崖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若耶溪雲門寺吾獨胡為在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

天育驃圖歌　杜甫

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今之畫圖無乃是是何意態雄且傑駿尾蕭梢朔風起毛爲緑縹兩耳黄眼有紫焰雙瞳方矯然龍性含變化卓立天骨森開張伊昔太僕張景順考牧攻駒閲清峻遂令大奴字天育别養驥子憐神俊當年四十萬匹馬張公歎其才盡下故獨寫真傳世人見之座右久更新年多物化空形影嗚呼健步無由騁如今豈無騕褭與驊騮時無王良伯樂死即休

八駿圖　　白居易

穆王八駿天馬駒後人愛之寫爲圖背如龍兮頭如烏骨聳筋髙脂肉少日行萬里速如飛穆王獨乘何所之四荒八極踏欲遍三十二蹄無歇時屬車軸折趁不及黄屋草生棄若遺瑶池西追王母讌七廟經年不親薦璧臺南與盛姬遊明堂不復朝諸侯白雪黄竹歌聲動一人荒樂萬人愁周從后稷至文武積德累功世勤苦豈知纔及五代孫心輕王業如灰土由來尤物不在大

能蕩君心即為害文帝却之不肯乘千里馬去漢道興穆王得之不為戒千里馬來周室壊至今此物尚稱珍不知房星之精下為怪八駿圖君莫愛

杜秀才畫立走水牛歌　顧況

崑崙兒騎白象時時鑠着獅子項奚奴跨馬不搭鞍立走水牛驚漢官江村小兒好誇驍脚踏牛頭上牛領淺草平田搽過時大蟲着鈍幾落井杜生知我戀滄洲畫作一障張床頭八十老婆拍手笑妒他織女嫁牽牛

畫竹歌贈協律郎蕭悅　白居易

植物之中竹難寫古今雖畫無似者蕭郎手下獨通真丹青已來唯一人人畫竹身肥擁腫蕭畫莖瘦節節竦人畫竹梢死羸垂蕭畫枝活葉葉動不根而生從意生不笋而成由筆成野懷水邉碕岸側森森兩叢十五莖嬋娟不生筠粉態蕭颯盡得風烟情舉頭忽看不似畫低耳静聽疑有聲西叢七莖勁而健省向天竺寺前石上見東叢八莖踈且寒憶曾湘妃廟裏雨中看幽姿遠

恖少人别與君相顧空長歎蕭郎老可惜手戰眼昏頭雪色自信便是絶筆時從令此竹尤難得

韓幹馬十四匹　蘇子瞻

二馬竝驅攢八蹄二馬宛頸騣尾齊一馬在前雙舉後一馬却避長鳴嘶老髯奚官騎且顧前身作馬通馬語後有八匹飲且行微流赴吻若有聲前者既濟出林鶴後者欲涉鶴俛啄最後一匹馬中龍不嘶不動尾揺風韓生畫馬真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

此詩此畫當誰看

孫彦古畫風雨山水歌　張文潛

山深巖高石壁青白日忽變天晦冥黒風驅雲走不停驚雷疾雨來如傾山前雨㸃大如手山下水湧危槎横崩崖古樹老有靈吼怒直與風雲爭枝披葉偃鬭不怯萬竅却欲藏雷霆鞭驢疾驅者誰子石路崄澁驢凌兢目迷心懾愈走愈不及來憩樹下如寒蠅蒼茫直與鬼神接恍惚不保龍虵驚平居此樂忽入眼孫家古圖繞

可辨柰何一幅一尺餘欲奪天地之竒變我心愛之良
有以昔苦山行親遇此一生兩足不下堂輸爾朱門貴
公子

觀易元吉獐猿圖歌　　秦少游

參天古木相繆枝嵌空恠石御青猗兩猿上下一旁掛
兩猿熟視蒼蛙疑蕭蕭叢竹山風吹海棠杜宇相因依
下有兩獐從兩兒花飡草囓含春嬉藝老筆精湖海盡
推意忘形形更竒解衣一埽神扶持他日自見猶嗟咨

金錢百萬酒千鷗荆南將軍欣得之老禪豪取㝠為丗
白晝掩門初許窺房櫳炯炯明冬曦榛蔡羽草分毫㢪
殘編未終且歸讀歲暮有閒重借披

猴馬并引　　陳無已

楚州紫極宮有畵沐猴振索以戲馬頻索
以驚圉人不測從後鞭之人言沐猴宜馬
而今為累作詩以道其意

沐猴自戲馬自驚圉人未解猴馬情猴其天賁馬何罪

意欲防患猶傷生異類相宜亦相失同類相傷非所及
志行萬里因一誤吐豆戲莬甘伏櫪

和張規臣水墨梅五絕　陳去非

剌畫無鹽醜不除此花風韻更清姝從教變白能為黑
桃李依然是僕奴

又

病眼昏花已數年只應梅藥故依然誰教也作陳玄面
眼亂初逢未敢憐

又

粲粲江南萬玉妃别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渾依舊唯恨緇塵染素衣

又

含章簷下春風面造化功成秋兎毫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皐

又

自讀西湖處士詩年年臨水看幽姿晴窻畫出横斜影

絶勝前村夜雪時

詩話

圖塞上詩

馮太傅端嘗書云鳴骹直上一千尺天静無風聲更乾碧眼胡兒三百騎盡提金勒向雲看謂坐客曰可圖於屏障乃柳如京塞上詩也倦游録

見詩如畫

歐陽公題畫圖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無隱

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識畫此真為識畫也

筆談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四十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四十一

宋 祝穆 撰

技藝部

傳神

羣書要語君子之容舒遲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玉藻形本於精神精神生於道莊北游道與之貌天與之形德充符君子有

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子張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盡心

詩句可憐俱是畫誰能辨寫真梁簡文帝詠美人看畫

古今事實

審象

高宗夢得說乃審厥象俾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

惟肖

圖像麒麟閣

宣帝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愽陸侯其末曰典屬國蘇武

圖像雲臺

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宫雲臺始於鄧禹終於耿紀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名之次惟馬援以椒房故獨不及

圖像凌煙閣

太宗貞觀十七年凌煙閣圖畫勲臣河間元王孝恭房梁公玄齡杜萊公如晦魏鄭公徵李衛公靖李英公勣虞永興公世南尉遲鄂公敬德殷褒公志玄合二十二人　魏徵亡帝思不已登凌煙閣觀畫象賦詩悼痛聞者娟之帝不悦乃停昏仆碑　薛收卒太宗親自臨問哀慟左右後凌煙圖像嘆曰薛收遂成故人恨不早圖其像

畫王昭君見妃嬪門

長康傳神

晉顧愷之字長康尤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為自蒼生以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睛曰四體妍蚩本無闕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為之圖常云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為謝鯤象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圖殷仲

堪有目疾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為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從之

華屋圖贊

晉嵇含為郎中時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莊周垂綸之象命含為贊含援筆為文云畫真人於刻桷之室載退士於進趣之堂可謂託非其所可弔而不可賛也

得其神氣

周昉窮丹青之妙郭令公子壻趙縱侍郎嘗令韓幹寫真又請昉寫未能定其優劣趙國夫人歸省令公問此畫何人對曰趙郎又云何者最似答云兩畫揔似前畫空得趙郎形貌後者兼得其神氣情性

朱桃椎像

成都畫師姓許善傳神一日有人敝衣憔悴求傳神許笑之其人解布囊出黄道服鹿皮冠白玉簪頂冠易衣危坐以手摩面則童顔矣引其鬚應手而黑乃一美丈

夫也許驚曰不知神仙臨降道人曰君傳吾神置肆中有求售止取千錢後有識者云此唐神仙傳朱桃椎也求者輻輳許貪畫直每像輙取二千夢道人曰汝福有限安得過取掌其左頰旣寤頭遂偏括異錄

誤謚畫像

世人畫韓退之小面美髯乃江南韓熙載耳熙載謚文靖亦謂之韓文公因此謬為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後世不復辨也筆談

戲責畫工

党太尉進畫真大怒詰畫師云我前時見畫大蟲猶用金薄㸃眼我豈不消得一對金眼睛曽類説

一髭不似

程伊川云今人以影祭或一髭髮不相似則所祭已是別人大不便

形韻之別

陳后山云歐陽公像公家與蘇眉山皆有之而各自是

也蓋蘇本韻勝而失形家本形似而失韻形而不韻乃所謂畫非傳神

訟毀畫像見官政門

垂崖留像

畫温公像並見良事門

古今文集

雜着

傳神記　蘇子瞻

傳神之難在目顧虎頭云傳神寫影都在阿堵中其次在顴頰吾嘗於燈下顧自見頰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為吾也目與顴頰似餘無不似者眉與鼻口可以增減取似也傳神與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當於衆中隂察之今乃使人具衣冠坐注視一物彼方斂容自持豈復見其天乎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頭云頰上加三毛覺精采殊勝則此人意思蓋在鬚頰間也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

笑至使人謂死者復生此豈舉體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畫者悟此理則人人可以為顧陸吾嘗見僧惟真畫曽魯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見公歸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三紋隱約可見作俛首仰視眉揚而額蹙者遂大似南都程懷立衆稱其能於傳吾神大得其全懷立舉止如諸生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者也故以吾所聞助發云東坡居士書

贈寫真劉琮序　　胡邦衡

盡莫難於寫真非寫形似之難寫心之精微為難也葢君子小人貌或類而心不同寫其形似而不得其心之精微或以小人為君子未見其能寫也今夫世俗所謂骨肉之至貴者宜莫如秀眉重瞳龍顔鳳姿日角也然堯秀眉魯僖馬卿亦秀眉舜重瞳子項羽朱友敬亦重瞳子漢髙龍顔嵇叔夜亦龍顔世祖日角唐髙祖亦日角文皇鳳姿李相國亦鳳姿然則魯僖沐猴可以比堯舜而嵇李可以擬漢祖唐宗乎世俗所謂骨相之至惡

者宜莫如虎狼蒙魌鳶肩之相也然尼父面如蒙魌陽虎亦如蒙魌實將軍鳶肩馬賓王亦鳶肩揚食我熊虎之狀班定遠亦燕頷虎頭司馬懿狼顧而周嵩狼抗然則虎可以比尼父而憲之不臣可以比賓王之忠食我之惡可以擬定遠之勲乎故曰君子小人貌或似而心不同寫其形似而不得其心之精微或以小人為君子未見其能寫也鄉老劉琮慶先天機精到得金粟影筆法恨世無褒鄂之毛骨以發其奇逢佳士或尋常人質

鬼貌藍鬖順折頞時一弄翰曲盡形似之妙雖君子小人骨相或同間不容髮而其心判然自殊如涇渭之不相亂老杜所謂乃知畫師妙工刮造化窟者其在斯人歟雖然何獨畫哉自古以其形似而不研其心至以優旃為孫叔敖以虎賁為蔡中郎以成方遂為戾太子以蕭至忠為源乾曜以揚國忠為裴寛者多矣其禍可勝言哉予於劉生竊有所感故敘以識別

送寫真郭拱辰序　朱元晦

世之傳神寫照者能稍得其形似已得稱爲良工今郭岩拱辰叔瞻乃能并與其精神意趣而盡得之斯亦奇矣予頃見友人林澤之游誠之稱其爲人而招之不至今歲忽然來自昭武里中士夫數人欲觀其能或一寫而肖或稍稍損益卒無不似而風神氣韻妙得其天致有可笑者爲予作大小二象宛然麋鹿之姿林野之性持以示人計雖相聞而不相識者亦有以知其爲予也然予方將東遊鴈蕩窺龍湫登玉霄以望蓬萊而歷麻

源經玉笥據祝融之絕頂以臨洞庭風濤之壯北出九江上廬阜入虎溪訪陶翁之遺迹然後歸而思自休焉彼當有隱君子者世人所不得見而予幸將見之欲圖其形似歸而郭君以歳晚思親不能久從予遊矣予於是有遺恨焉因其告行書以為贈

贈寫真葉君序　　游誠之

頃有寫真者謁余求數語謂欲藉手諸公間且戒曰當借高論毋卑我余戲應之曰天下百工商旅皆可夸也

余嘗旦而入市徧閲標榜無一謙詞者茗飲酎沽率自矜其美好龜契兎擊率自眩其神奇至于往來貿易伎藝瑣碎類皆即事自名以致來者獨寫真不然懸之通衢人見之以爲肖似則是技之良精人不以爲似是拙工矣君雖欲自譽不可而余何以譽君又如一世之士視百工商旅高矣然亦不免稍自推揚之以濟其售言詩視李白言文視韓退之言律已視伯夷曾參言兵識孫吳言治齊卓魯言理財抗績管蕭桑劉而當世用之

亦安能盡名其然不然者惟寫真又異乎是其精粗美惡有標的具在無所自遁子持其技即往路人而卜焉此余序意也寫真者不憚而去余是說留胸中久之江西葉君自言本書生已而棄故業為此又求序於余余以此說示之曰君知書者得毋再不憚乎葉君曰然余之技所與交者上而薦紳大夫下而百工商賈皆有之得君之說非惟可以自警有求余技者亦因以警之余矍然不知其意將出此也業已戲言因書以為贈

東方朔畫像贊　　夏侯孝若

大夫諱朔字曼倩瓌瑋慱達思周變通以為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迹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為邪進退而不離羣若乃遠心曠度贍志宏材倜儻慱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隂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

論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經脉藥石之藝射御書數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識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藉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如寮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談者又以先生呼吸沖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神交造化靈為星辰此又奇恠怳惚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僕自京都

言歸定省覩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逍遥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

矯矯先生肥遯居貞退不終否進不避榮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涅而無滓既濁能清無滓伊何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視汙若浮在樂必行處淪罔憂跨世陵時遠蹈獨游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染跡朝隱和而不同棲遲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茲邑遺像在圖周

旋祠宇庭序甚蕪棟棟傾落草萊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監孔明髣髴風壓用垂頌聲

諸葛武侯畫像贊　張敬夫

惟忠武侯識其大者仗義履正卓然不拾方卧南陽若將終身三顧而起時哉屈伸難平者事不昧者機大綱既得萬目乃隨我奉天討不震不竦惟一其心而以時動噫侯此心萬世不泯遺像有嚴瞻者起敬

乾道丁亥予遊長沙見張敬夫書室有武侯畫像甚古云是劉丈子駒家藏唐閻立本筆因謂敬夫盍為之贊敬夫欣然口占立就語簡意到聞者歎服以為非深知武侯心事者不能道也王兄齊賢因摹本而屬敬夫手題其上後二十九年齊賢諸子出以視予俯仰疇昔如昨日事而三君子皆不可見矣為之太息記其下方朱文公跋

自題寫真贊

裴度

爾才不長爾貌不揚（颺同）胡為將胡為相一片靈臺丹青莫狀

東坡畫像賛　黄魯直

子瞻堂堂出于峨眉司馬班揚金馬石渠閱士如墻上前論事釋之馮唐言語以為階而投諸雲夢之黄東坡之酒赤壁之笛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解羈而歸紫微玉堂子瞻之德未變於初爾而名之曰元祐之黨貶之朱崖儋耳方其金馬石渠不自知其東坡赤壁也及其東

坡赤壁不自意其紫微玉堂也及其紫微玉堂不自知其朱崖儋耳也九州四海知有東坡東坡歸矣民笑且歌一日不朝其間容戈其一丘一壑則無如此道人何

又贊　黄魯直

岌岌堂堂如山如河其愛之也引之上西掖鑾坡是亦一東坡非亦一東坡槁項黄馘觸時干戈其惡之也投之於鯤鯨之波是亦一東坡非亦一東坡計東坡之在天下如太倉之一稊米至於臨大節而不可奪則與天

地相終始

六先生畫像賛　朱元晦

濂溪先生

道喪千載聖逺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先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邉庭草交翠

明道先生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伊川先生

規圓矩方繩直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徳者希孰識其貴語録云伊川之言久看方好故云

康節先生

天挺人豪英邁盖世駕風鞭霆歴覧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閒中今古静裏乾坤

横渠先生

早悦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

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涑水先生

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像凛然可肅薄夫

南城吳仲凡弟寫真求贊　周子充

方丈蓬瀛早陪羣英鳳掖鰲扃中數帝丈晚侍嚴宸徧持樞鈞若非精神滿腹則當容貌動人何斂顣而折頞弗走俗而抗塵豈所謂相形不如論心見面不如聞名

者耶

亡友張敬夫畫像贊　朱元晦

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切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為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朱晦庵畫像贊　陳同父

體備陽剛之純氣含喜怒之正睟面盎背吾不知其何樂端居深念吾不知其何病置之釣臺擦不住寫之雲臺捉不定天下之生久矣以聽上帝之命

呂伯恭畫象贊　朱元晦

括蒼潘君叔度畫其先師東萊呂氏伯恭父之象於可庵退老堂之上曰毋使西河之民疑我於夫子也屬其友朱熹贊之為作詞曰

以一身而備四時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祕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逾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覩其躅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也

吾友王才臣命秀才劉訥寫余真戲自贊

楊廷秀

汝翎弗長汝趾弗強毋䭾汝頑毋兢汝驟于崖于濱其

窈其茫曀曀其光弋誰汝傷秋作月荒春作華荒哦者

遯瓩醻者遯狂汝老是鄉莫與汝爭銼

吉州通守趙德輝命史寫老醜戲題之曰　楊廷秀

有綌者巾有藜者杖雲嶠風杉步月獨徃龍伯國之民

歟無功鄉之民歟

張功父命水鑑寫誠齋求賛　楊廷秀

索汝乎北山之北汝在南山之南索汝乎南山之南汝在北山之北丁寧溪風約束杉月有問汝者千萬勿說誰遣汝多言而滑稽又遭約齋之牽率

吳汝玉命劉敏叔寫老醜寘諸兩先生之後因題其上　楊廷秀

益國晦翁前瞻後視珠玉在側覺我形穢

辛稼軒畫像賛　陳同父

眼光有稜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胛有負足以荷載四

國之重出其豪末翻然震動不知鬚髯之旣斑庶幾膽力之無恐呼而來麾而去無所逃天地之間撓弗濁澄弗清豈自為將相之種故曰真鼠枉用真虎可以不用而用也者所以為天寵也

古詩

丹青引 贈曹將軍霸　杜甫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青門英雄割據雖已矣文彩風流今尚存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

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開元之中嘗引見
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煙功臣少顔色將軍筆下開生面
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
英姿颯爽來酣戰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
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閶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
意象慘澹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
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
圉人太僕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

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凋喪將軍盡善盖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真即今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途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

贈寫御容妙善師　蘇子瞻

憶昔射策干先皇珠簾翠幄分兩廂紫衣中使下傳詔跪捧作拜聞天香仰觀眩晃目生暈但見曉色開扶桑迎陽晚出步就坐絳紗玉斧光照廊野人不識日月角

髣髴尚記重瞳光三年來歸真一夢橋山松檜凄風霜天容玉色誰敢畫老師古寺晝閉房夢中神授心有得覺來信手筆已忘幅巾常服儼不動孤臣入門涕自滂元老侑坐鬚眉古虎臣立侍冠劒長平生慣寫龍鳳姿肯顧草間猿與獐都人踏破鐵門限黄金白璧空堆牀爾來摹寫亦到我謂是先帝白髮郎不須覽鏡坐自了明年乞身歸故鄉

贈寫真何充秀才　　蘇子瞻

君不見潞州别駕眼如電左手挂弓横撚箭又不見雪中騎驢孟浩然皺眉吟詩肩聳山饑寒富貴兩安在空有遺像留人間此身常擬同外物浮雲變化無蹤跡問君何苦寫我真君言好之聊自適黄冠野服山家容意欲置我山巖中勲名將相今何限往寫襃公與鄂公

贈李道士并序　蘇子瞻

駕部員外郎李君宗同景祐中良吏也守漢州有道士尹可元精鍊善畫以遺火得

罪當死君緩其獄會赦獲免時可元八十
一自誓且死必為李氏子以報可元既死
二十餘年而君子世昌之婦夢可元入其
室生子曰得柔小名蜀孫幼而善畫既長
讀莊老喜之遂為道士賜號妙應事母孝
謹聞其寫真蓋妙絶一時云

世人只數曹將軍誰知虎頭非癡人腰間大羽何足道
頰上三毛自有神平生狎侮諸公子戲着幼輿巖石裏

故教世世作黄冠布襪青鞋弄雲水千年鼻祖尹喜守關門一念還為李耳孫關令尹喜令老子著書香火舊緣何日盡丹青餘習至今存五十之年初過二衰年記我今如此他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

贈寫真李道士　蘇子由

君不見景靈六殿圖功臣進賢大羽東西陳能令將相長在世自古獨有曹將軍嵩高李師掉頭笑自言弄筆曹前身百年遺像誰復識滿朝冠劒多偉人據鞍一見

心有得臨𢠶相對疑通神十年江海鬚半肬歸來俛仰慙簪紳一揮七尺倚墻立客來顧我誠似君金章紫綬本非有緑蓑黄蒻甘長貧何如畫作白衣老置之茅屋全吾真

贈都下寫真葉德明　楊廷秀

我昔山林人不識或疑謫仙或狂客仰看青天不看人醉裏那知眼青白一携破硯入長安素衣成緇緑鬢班上林麒麟看野馬滄洲鷗鷺綴孔鸞漢官威儀旣不入

貴人様灞橋風雪又不見詩人相不須覽鏡照清溪我
亦自憎塵俗狀葉君着眼秋月明葉君下筆秋風生市
人請畫即嗔罵只寫龍章鳳姿公與卿肯來為予寫衰
貌擲筆掉頭欣入妙相逢可惜遲十年不見詩翁昔年
少

贈寫真水鑑處士王温叔　楊廷秀

我不如森森千丈松我不如濯濯春月栁鬚踈鬢禿已
雪霜皮皺肉皺真老醜葉生畫時顔尚朱王生畫時骨

更腥一生愛山吟不就兩肩化作秋山瘦君不見褒公鄂公閻凌煙腰間羽箭大如椽君不見浣花醉圖粉墨落日斜泥滑驢失脚貴人寒士兩相嗤畫圖猶在人已非王生王生且停手不如生前一杯酒

書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　蘇子瞻

夫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遊麾斥八極隘九州化為兩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開元有道為少留縻之不可矧肯求

又

西望太白横峨岷眼高四海空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真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污吾足乃敢嗔作詩一笑君應聞

杜甫畫像　　王介甫

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壯顏毅色不可求浩蕩八極中生物豈不稠醜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惜哉命之窮顛倒不見收青衫老更斥

餓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後攘攘盜賊森戈矛吟哦當此時不廢朝廷憂嘗願天子聖大臣各伊周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悲四海赤子寒颼颼傷屯悼屈止一身嗟時之人我所羞所以見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願起公死從公游

杜子美浣花醉圖　黄魯直

拾遺流落錦官城故人作尹眼爲青碧雞坊西結茅屋百花潭水濯冠纓故衣未補新衣綻空蟠胸中書萬卷

探道欲度義黄前論詩未覺國風遠干戈崢嶸暗㝢縣
杜陵韋曲無雞犬老妻稚子且眼前弟妹漂零不相見
此公樂易真可人園翁溪友肯卜鄰鄰家有酒邀皆去
得意魚鳥來相親浣花酒船散車騎野墻無主看桃李
宗文守家宗武扶落日蹇驢馱醉起願聞解冠脫兜鍪
老儒不用千戶侯中原未得平安報醉裏眉攢萬國愁
生綃鋪墻粉墨落平生忠義今寂寞兒呼不蘇驢失脚
猶恐醒來有新作常使詩人拜畫圖煎膠續弦千古無

律詩

贈寫御真李長史　李遽

玉座煙銷硯水清龍髯不動彩毫輕乍分隆凖山河秀初點重瞳日月明宮女卷簾皆暗認侍臣開殿盡遥驚六朝天下應無敵始覺僧繇浪得名

南城吳氏社倉書樓為余寫真因題其上　朱元晦

蒼顔已是十年前把鏡回看一悵然履薄臨深諒無幾

且將餘日付殘篇

詩話

詩可傳神

李太白風神超邁英爽可知後世詞人狀者多矣亦間見於丹青俱不若少陵所作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之句熟味之百世之下想見其風采此詩與太白傳神也陳後山和饒節詠周昉畫李太白真云醉色盡玉色起分明尚帶金井水爲紗白苧真大人不用更着山巖

裏

金粟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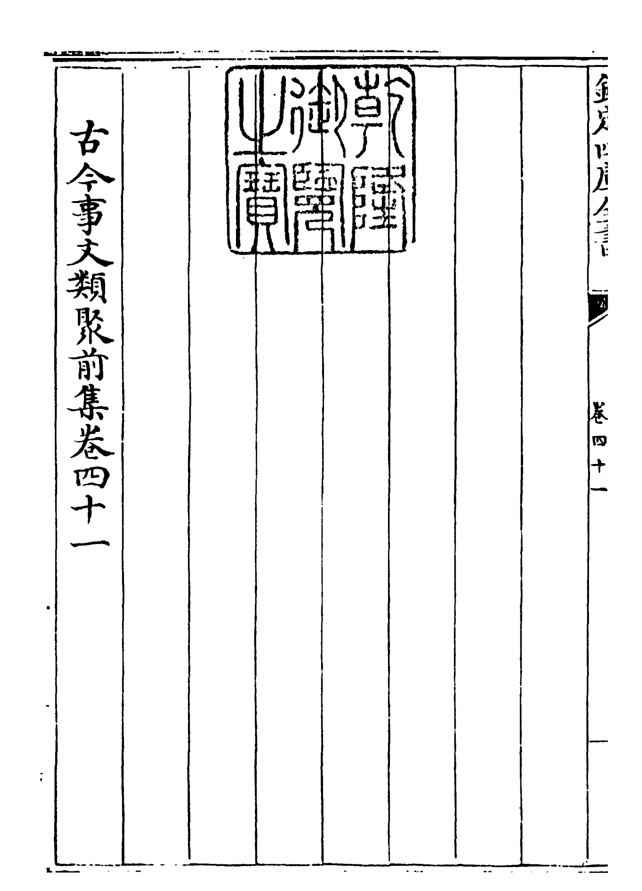
老杜詩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佛經有金粟如來謂顧愷之所畫維摩也

樂天寫真

白樂天為翰林學士奉詔寫真集賢院後為九老會又寫真香山寺故賦詩云昔作少學士圖形入集賢今為老居士寫貌寄香山

畫洞賓像

滕宗諒守巴陵有華州回道士上謁風骨聳秀滕知其異人口占詩贈之曰華州回道士來到岳陽城別我游何處秋風一劍橫回聞之憮然大笑而別或云宗諒因客令畫工圖其形今岳陽樓傳本狀貌清俊與俗本特異筆談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四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范墉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四十二

宋 祝穆 撰

伎藝部

射

羣書要語俟以明之書益稷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八佾 内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可以觀德行矣射義 射者仁之道

也射求正諸己己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同上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八佾伊尹乃言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太甲

古今事實

羿射九烏

堯時十日竝出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烏皆死墮其翼淮南子

逄蒙射羿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

甘蠅貫蝨

甘蠅古之善射者彎弓而獸伏鳥下弟子飛衛學射於甘蠅巧過其師紀昌又學射於飛衛衛曰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氂垂蝨於牖間南面而望之旬月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幹射之貫蝨之心而垂不絕昌既盡衛之術計天

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衛一日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墜於地而塵不揚衛之矢先窮昌遺一矢既發衛以荆棘之端扞之而無差於是二人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列湯問

孔子觀射

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

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絶句者不句在此位也盖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絶句者不句在此位也盖勵有存者射義

由基穿楊

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左成十六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栁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曰

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子支左詘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善之不以善息少氣衰力倦弓撥矢鈎一發不中者百發盡息史周紀

彈人觀避

晉靈公不君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九宣公三年

猿能搏矢

楚王有猿自射猿搏矢而喜使養由基射始調弓猿擁木而啼

射虎乃石

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石矢摧無跡渠子見其誠心金石為之開而況於人乎韓詩外傳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沒鏃視之石因復射之終不復入廣所居郡聞有虎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為人長猨臂其善射亦天性也史李遠出獵見叢薄中以為伏鬼射之旋入寸餘細

視之乃石周文曰可謂世載其德矣北史

力可扼虎

李陵有廣之風力扼虎射命中注命中者所指名處即中之

激矢殺子

後漢宋則為鄢陵令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弩射弦斷矢激誤中子即死奴抱頭就誅則察而恕之穎川荀爽深以為美

善射不知

晉魏舒性好騎射為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叅佐射舒常為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閒雅發無不中毓嘆謝曰吾之不足知卿如此射矣豈一事哉

射飛必中

琅琊郡公賀拔勝字破胡尤工武藝走馬射飛十中其五六

康肅善射

陳康肅公堯咨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耳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瀝自錢孔入而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唯手熟耳康肅笑而遣之金坡遺事

詩話

作詩嘲射

唐宋國公蕭瑀不能射太宗賜射俱不着垜歐陽詢作詩嘲曰急風吹緩箭弱手馭強弓欲高翻覆下應西還更東十廻俱着地兩手併擎空借問誰為此多應是宋公後帝見此詩謂蕭瑀曰此乃四十字章疏也由是與詢有隙 啟顏録

投壺

羣書要語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賔賔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賔曰敢不敬從投壺

古今事實

投壺而中

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

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以其中雋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左傳

激矢還反

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能激矢還一矢百反謂之驍西京雜記

雅歌投壺

祭遵為將軍取士皆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之事可謂好禮悦樂

末箭中耳

邵康節赴河南尹李君錫會投壺君錫末箭中耳君錫曰偶爾中耳康節應聲曰幾乎敗壺坐客以為的對聞見録

古今文集

雜著

論驍箭巧中　顏之推

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為其矢之躍也今則唯欲其驍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帶劒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璝弘正之子會稽賀徽賀革之子竝能一箭四十餘驍賀又嘗為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至鄴以來亦見廣寧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驍者彈棊亦近世雅戲消愁釋憒時可為之顏氏家訓

投壺格并序　　司馬君實

傳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君子學道從政勤勞罷倦必從容宴息以養志游神故可久也蕩而無度將以自敗故聖人制禮以為之節因以合朋交之和飾賓主之懽且寓其教焉夫投壺細事游戲之類而聖人取之以為禮用諸鄉黨用諸邦國其故何哉鄭康成曰投壺射之細也古者君子射以觀德為其心平體正端壹審固然後能中故也蓋投壺亦猶是矣夫審度於此而取中於彼仁

道存焉疑畏則踈惰慢則失義方象焉左右前卻過分則差中庸著焉得一失二成功盡棄誠慎明焉是故投壺可以治心可以脩身可以為國可以觀人何以言之夫投壺者不使之過亦不使之不及所以為中也不使之偏頗流散所以為正也中正道之根柢也聖人作禮樂脩刑政主教化垂典謨凡所施為不啻萬端要在納民心於中正而已然難得而制者人之心也自非大賢守道敦篤將放蕩傾移無所不至求諸少選且不可得

故聖人廣為之術以救之投壺與其一焉觀夫臨壺荷矢之除性無粗密莫不聳然恭謹志存中正雖不能久可以習焉豈非治心之道歟一矢之失猶一行之虧也豈非脩身之道歟兢兢業業慎終如始豈非為國之道歟君子之為之也確然不動其心儼然不改其容未得之而不懾既得之而不驕小人之為之也俯身伸臂挾巧取奇茍得而無媿豈非觀人之道歟由是言之聖人取以為禮宜矣彼博奕者以詭譎相高以殘賊相勝孔

子猶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為之猶賢乎已况投壺者

又可鄙略而輕廢哉古者壺矢之制揖讓之容今雖闕

焉然其遺風餘烈猶可髣髴也世傳投壺格圖皆以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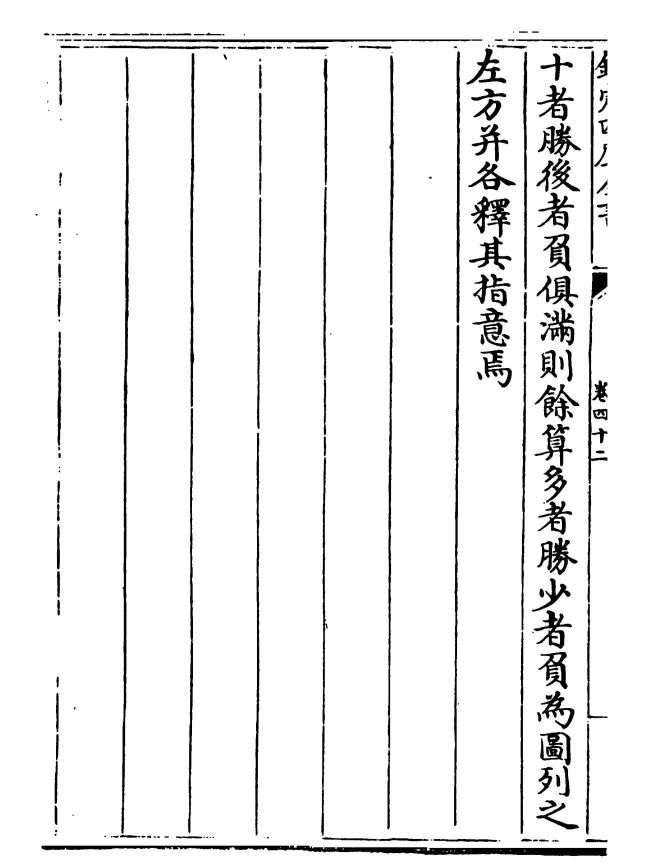
雋難得者為右是亦投瓊探䦉之類爾非古禮之本意

也余今更定新格增損舊圖以精密者為右中中者為

下使夫用機僥倖者無所措手焉壺口徑三寸耳徑一

寸高一尺實以小豆去席二箭半箭十有二長二尺有

四寸以全壺不失者為賢苟不能全則積算先滿百二



十者勝後者負俱滿則餘算多者勝少者負為圖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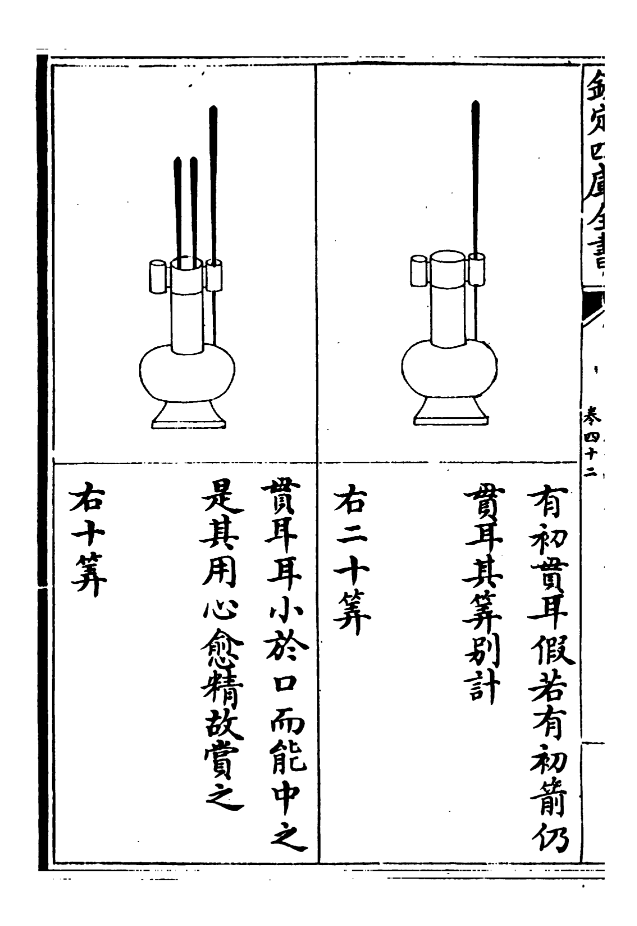
左方并各釋其指意焉

有初首箭中也君子作事謀始以其能慎始故賞之

右筭十

連中第二箭以下連中不絕者

右筭五



有初貫耳假若有初箭仍
貫耳其筭別計
右二十筭

貫耳耳小於口而能中之
是其用心愈精故賞之
右十筭

連中貫耳舊圖初箭二籌其次每箭加二籌盡四箭而止甚非勸功之道今自二箭以下連中不絕者皆賞之所以勉人於不懈

右二十筭

敗箭若一箭不中次箭皆為敗箭

右一筭

全壺不以耦之筭數多少皆勝之也若兩人俱全則復計其餘筭以決勝負為山九仭功虧一簣全之實難故君子貴之

右無筭

有終末箭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比之有初又加筭也

右二十筭貫耳倍之

驍箭亦謂之驕皆俊猛意也謂投而不中箭激反躍捷而得之復投而中者謂其已失而復得之不遠復善補過者也故賞之若復投而貫耳其筭別計復投而不中者廢之

右十筭

敗壺謂十二箭俱不中大無功也若兩人皆敗則亦計餘筭以決勝負

右不問已有之筭皆負

横耳謂箭加耳上舊五十籌偶然而横非投者之功何足以賞若為後箭所擊而墜地者與不中同

右依常筭無賞

横壺横加壺口舊五十籌同横耳

右依常筭無賞

倚竿箭斜倚壺口中舊十一籌傾邪險詖不在于善而舊固以為奇箭多與之籌甚無謂也今廢其筭所以罰之亦異於不中者故於連中全壺皆得通數若為後箭所擊及自墜壺若耳中者後計其筭墜地者與不中同　右廢其筭

龍首倚竿而箭首正向已者舊十八籌同倚竿

右廢其筭

龍尾倚竿而箭羽正向已者舊十五籌同倚竿

右廢其筭

狼壺轉旋口上而成倚竿者舊十五籌同倚竿

右廢其筭

帶劔貫耳不至地者籌十
五籌同倚竿
右廢其筭

耳倚竿籌十五籌同倚竿
右廢其筭

倒中 舊百二十籌顛倒反覆恐之大者奈何為上賞今盡廢其筭所以明順逆之理

右壺中之數盡廢

倒耳舊不問籌數並滿同倒中

右壺中之數盡廢

棊

羣書要語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語 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 孟子 斵木為棊梡革為鞠亦皆有法焉 揚子 胡旦曰以棊為易則聰明者或不能以為難則愚下小人往往精絕 歸田録

詩句 珍簟疎簾看奕棋 杜 閒道長安似奕棊 杜 圍棊賭酒到天明 白 圍棊鬬白黑 韓 腹心受害誠堪懼唇齒生

憂尚可醫康節

古今事實

堯舜教子

堯造圍棊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圍棊以教之其法非智不能也博物志

奕秋誨奕

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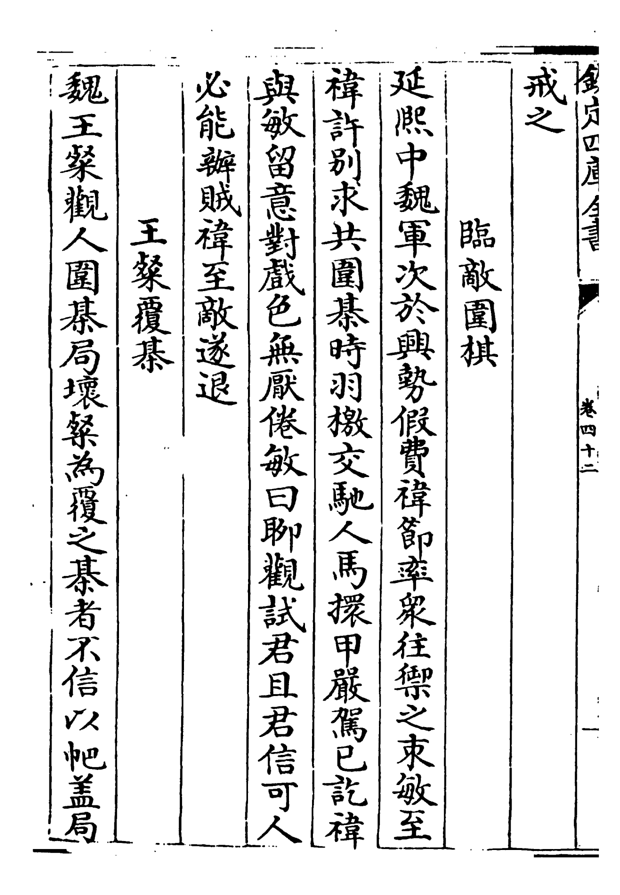
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及之矣告子下

彈棊之戲

梁冀少為貴戚逸遊自恣嗜酒能挽滿彈棊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戲　魏文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時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撇棊

韋曜戒奕

吳蔡頴亦在東宫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為無益命韋曜



戒之

臨敵圍棋

延熈中魏軍次於興勢假費禕節率衆往禦之束敏至禕許別求共圍棊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聊觀試君且君信可人必能辦賊禕至敵遂退

王粲覆棊

魏王粲觀人圍棊局壞粲為覆之棊者不信以帊蓋局

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强記默識如此

別墅圍棋

符堅率衆百萬次淮淝京師震恐加謝安征討大都督安夷然無懼色旋命駕出別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棊賭別墅安棊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遂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遂為𨺚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既而兒子玄等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圍棊看書既竟便攝於床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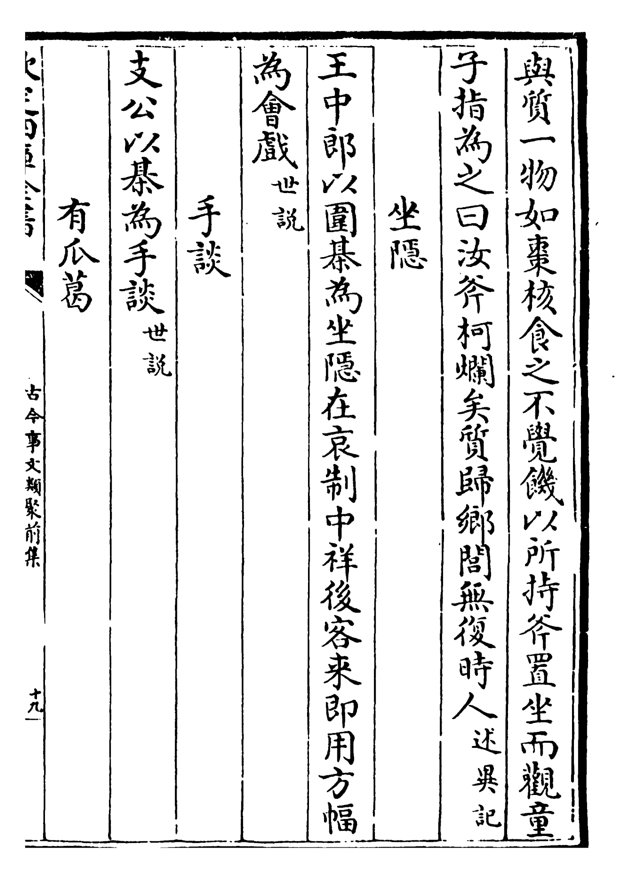
問之徐答云小兒輩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

奕具投江

陶侃為荆州見佐史博奕具投之於江曰圍棊堯舜以教愚子博殷紂所造諸君並國器何以此為將吏則加鞭朴曰樗蒲者牧猪奴戲耳

觀棊爛柯

信安郡石室山晉時樵者王質伐木入山見二童子棊



與質一物如棗核食之不覺饑以所持斧置坐而觀童子指爲之曰汝斧柯爛矣質歸鄉閭無復時人述異記

坐隱

王中郎以圍棊爲坐隱在哀制中祥後客来即用方幅爲會戲世說

手談

支公以棊爲手談世說

有瓜葛

王導嘗共其子悅圍棊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亦得爾耶

推枰決策

晉武帝與中書令張華圍棊閒杜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國富兵强吳之荒淫驕虐宜亟討之

圍棊應答

殷仲堪在都嘗往看棊諸從在瓦棺寺前宅上于時袁

羲與人共在窓下圍棊仲堪在裏問袁易義袁應答如流圍棊不輟袁意傲然殊有餘地殷撰辭致難每有往復

西南風急

謝密與客奕密西南棋有死勢復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計密悟乃救之南史

奕棊賭郡

南史羊元保為黄門侍郎善奕棊宋文帝亦好奕與賭

郡元保戲勝以補宣城太守

圍棊失睡

梁到溉為侍中與武帝棊達旦或復失寢加以低睡帝嘲曰狀若喪家狗又如懸風槌

周始象戲

周武帝造象戲

方圓動静

李泌元宗馳名泌既至帝方與張説觀棊因使説試其

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曰願聞其略說曰方若棊局圓若棊子動若棊生靜若棊死

東宮侍棊

順宗為太子王叔文以善棊得侍東宮

婦姑手談

翰林棊者王積薪從明皇西幸寓宿深溪之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纔瞑闔户積薪夜聞姑謂婦曰良宵無以為適與子手談可乎堂内無燭婦姑各在東西室對談

已而姑曰子已北矣吾止勝九枰耳遲明請問於姥顧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之法積薪自是其藝絶倫集異記

冷暖棊子

日本國王子入貢善奕宣宗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王子不勝問曰此第幾手荅曰第三手王子嘆曰小國之一不及大國之三因獻玉棊局冷暖玉棊子玉性冬則暖夏則冷

奕棊諱敗

石晉陳保性極鄙吝每與人奕棊敗則手亂其局懼所賭金錢不欲與也及卒家無妻兒唯貯白金十錠為他人所有續世說

僞為不勝

李道古便佞巧宦常以酒肴棊愽游公卿門角賭之際僞為不勝而厚償之故得一時虛名而嗜利者悉與之狎續世說

假棊濟貪

蜀簡州刺史安重霸瀆貨無厭州民有油客者姓鄧能棊其家亦贍重霸名對敵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於西北牖下候我算路乃始進之終日不下十數子而已鄧生倦立且饑殆不可堪次日又名或有諷鄧生曰此侯好賂本不為棊何不獻賂而自求退乃獻中金三鋌獲免北夢瑣言

挾詐常輸

蘇子瞻云太宗時有待詔賈元者常侍上棊太宗饒元三子元常輸一路太宗知元挾詐不盡其藝也乃謂之曰此局汝復輸我當榜汝既而滿局不生不死太宗曰汝亦詐也更圍一局汝勝賜汝緋不勝當投汝於泥中既而局平不勝不負太宗曰我饒汝子今而局平是汝不勝也令左右抱投之水乃呼曰臣握中尚有一子太宗大笑賜以緋衣荆公詩註

棊子役心

丁晉公好釋教又酷嗜奕棊中堂退食對局以夜繼日一日問李畋虛心之法對曰請侍中弼詣之外勿於棊子後心虛已半矣公曰如子之言何止於棊凡有所著則不虛矣 談閒錄

不能著棊

林和靖每曰通世閒事皆能之唯不能擔糞與著棊 墨客揮犀

古今文集

雜著

奕旨

班固

北方之人謂棊為奕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棊有黑白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或虛設豫置以自衛護蓋象庖犧網罟之制隄防周起障寒漏決有似夏后治水之勢一孔有闕頹壞不振有似瓠子汎濫之敗作伏設詐突圍橫行田單之奇要厄相刼割地取賞蘇張之姿參

分有勝恕而不誅周文之德逡巡儒行保角依旁却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覇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

原奕　　皮日休

問奕之原於或人或人曰堯教丹朱征丹朱作為是信固有其道焉皮子曰夫奕為藝也彼謀既失我謀先之我智既虧彼計乘之害也欲利其内必先攻外欲取其遠必先攻近詐也勝之勢不城池而金湯焉負之勢不

兵甲而奔北焉勝不讓負負不讓勝爭也存此免彼存彼失此如蘇秦之合從陳軫之游說偽也若然者不害則敗不詐則亡不爭則失不偽則亂是奕之必然也雖奕秋荐出必用吾言焉嘗試論之夫堯之有仁義禮智信性也如生者必能用手足任耳目者矣豈區區出其纖謀小智以著其術用爭勝負哉堯之世三苗不服以堯之仁苗之慢堯兵而𢮦之由羅人殺𪆻鷀獻人烹鯤鯇者矣然堯不忍加兵而以命舜舜不忍伐而敷之文

德然後有苗格焉以有苗之慢尚不加兵豈能以害詐之心爭偽之智用為戰法教其子以伐國哉則奕之始作必起自戰國有害詐爭偽之道當從横者流之作矣豈曰堯哉豈曰堯哉

序棊　　柳宗元

房生直温與余二弟游皆好學余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棊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

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由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惛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視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之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

其異房之貴賤於兹棊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擊觸者歟其所謂賤者有敢避而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且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未有似棊者故序

博奕論見博門

圍棊賦　馬融

略觀圍棊法於用兵三尺之局為戰鬬場陳聚士卒兩敵相當怯者無功貪者先亡當據四道守用依傍緣邉

遮列往往相望離離馬目連連雁行踔度間置徘徊中央收取死卒無使相迎當食不食反受其殃離亂交錯更相度越守規不固為所唐突深入貪地殺亡士卒狂攘相救先後并沒計功相除以時早訖事留變生拾棊欲疾營或窘之無令詐出深念遠慮勝乃可必

古詩

用韻戲贈葉致遠直講　王介甫

葉侯越著姓胄出實楚葉縉雲雖窮遠冠蓋傳累葉心
大有所潛肩高未嘗脅飄飄凌雲意强禦莫能懾辟雍
海環流用汝作舟楫開胸出妙義可發蒙起饜調如大
阿峯誰敢觸其鋏聽之心凜然難者口因嚼摶飛欲戢
戢鎩隨令跕跕忌情塞上馬適志夢中蝶若金靜無求
在治惟所挾載醪惟彼慼饋漿非我謀經綸安所施有
寓聊自愜棊經著在手棊訣傳滿篋坐尋棊局打側𠌯
棊圖貼攜持山林屐刺擿溝港艓一枰嘗自副當熱寧

忘筌反嗤褦襶子但守一經笈亡羊等殘生朽笑何足

摺歡然值手敵便與對已笑縱橫子墮局腷膊聲出堞

樵夫弛遠擔收奴停晏饁旁觀各技癢切議兒女躡所

矜在得喪聞此更心慄孰視籠兩手徐思撚長髭微吟

靜愔愔堅坐高帖帖未決巖谷叟斧柯掌爛浥趨邉趾

局縮穿腹愁危業或撞闕以攻或覷眼而擊邉腹闕眼皆棊訣也

或羸行伺擊或猛出追躡垂成忽破壞中斷俄連接或

外示閑暇伐事先和燮或冒突超越鼓行令震疊或粗

見形勢驅除令遠蹀或開拓疆境欲并包總攝或僅殘
尺寸如黑子著黶或橫潰解散如尸僵血喋或慙如告
亡或喜如獻捷陷敵未甘虜執仇方借俠諱輸寧斷頭
悔悟乃批頰終已疲精神既夜未交睫翻然悟且歎此何
宜劫劫孟軻惡妨行陶侃懲廢業揚雄有前言韋曜存
往諫晉臣抑帝手挼侯何啻涉定公八年涉佗挼衛侯之手衛侯怒治城
子爭道拒父乃知輒爭也實逆德豈如和鬬怯藝成況
窮苦此殆天之厭如今劉與李倫等安可躐試令取一

毫亦乏寸金鐲以此待君子未與回參協操具投諸江道耕而德獵

觀棊歌送　劉禹錫

自從仙人過樵子直到開元王長史前身後身付餘習百變千化無窮已初疑磊落曙天星次見搏擊三秋兵雁行布陣衆未曉虎穴得子人皆驚行盡三湘不逢敵終日饒人損機格藹藹京城在九天賭取聲名不要錢

楊子美談棊局歌　劉貢父

漢皇初獻蹙鞠勞侍臣始作彈棊戲東方諸公盛得名魏文遡來稱絶技後宮粧奩仍可為容著葛巾尤更奇誰令朱墨異貴賤百世紛紛無已時君從何處得此局石理温華瑩寒玉山形四隤澗谷深别將望秦森在目少年博戲日益新古事不復傳今人君能興此亦先覺辟雍老儒悲絶學

律詩

池上　　劉貢父

山僧對棊坐局上竹陰清映竹無人見時聞下子聲

觀棊　邵堯夫

未去交爭意難忘勝負心一條玄路妙徹了沒人尋

寄棊客　鄭谷

松窻秋局穩相顧思皆凝幾局賭山墅一先饒海僧覆圖聞夜雨下子對秋燈何日無羈束期君向杜陵

觀棊　杜荀鶴

對面不相見用心如用兵算人常欲殺顧己自貪生得

勢侵吞遠乘危打刼赢有時逢敵手當局到深更

棊　裴說

十九條平路言平又險巇人心無筭處國手有輸時勢過流星遠聲乾下雹時臨軒𦂳一局寒日又西垂

棊　高輦

野客圍棊坐㨂頥向暮秋不言如守黙設計似平讐決勝雖關勇防危亦合憂看他終一局白却少年頭

觀棊　陳元輿

黑白旋盈盤分途各占寛縱髙無盡幸遇敵始知難對面心千里藏機勢萬般寄言當局者跡失早湏看

奕棊　洪玉父

荆璞玉為子井文楸作枰有求唯别墅不喜得宣城跕跕飛鳶墮丁丁伐木聲破愁逢一笑無地着虧成

又

不作丹朱戲難禁清晝長敢言白玉局聊取紫羅囊角道空傳寄乘除自有方兒童爭畫紙謾學老夫狂

又

眉山非快手奕興亦欣然變態一翻覆幾微係後先陶公慮太過雪女慧堪憐張弛誠吾道斯文許爾賢

棊　王介甫

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戰罷兩奩收白黑一枰何處有虧成

送國棊王逢　杜牧

玉子紋楸一路饒更宜簷雨竹蕭蕭羸形暗去春泉長猛

勢横来野火燒守道還如周伏柱鏖兵不羡霍嫖姚得年七十更萬日與子期於局上銷

棊　歐陽炯

棊理還將道理通為饒先手却由衷古人重到今人愛萬局都無一局同静算山川千里近閑銷日月兩輪空誠知此道剛難進况是平生不著功

奕棊　黄魯直

偶無公事客休時席上談兵校兩棊心似蛛絲游碧落

身如蜩甲化枯枝湘東一目誠甘死天上中分尚可持誰謂吾徒猶愛日參橫月落不曾知

因與西廳參政侍郎奕棊子輸紙筆硯三物以詩見徵屬宣毫適盡但送蜀牋端硯繼以此章　楊大年

多年爍吻蒼苔砌秃盡江南石上毫五色蠻牋猶有剩一拳端石豈勝勞蕭齋幸遇談賔末謝墅深降奕思高微物供堂正猶豫丹青筆下枉風騷

又以建茶代宣筆别書一絶

楊大年

青管演綸都已竭文楸争道恨非髙輙将北苑先春茗聊代中山隍月毫

象戯

程伯淳

大都博奕皆戯劇象戯翻能學用兵車馬尚存周戰法偏裨曽備漢官名中軍八面将軍重河外斜尖步卒輕却凭文楸聊自笑雄如劉項亦閑争

詩話

弈棋廢事

令狐相薦李遠為杭州宣宗曰聞李遠有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棊此可使治郡耶對曰詩人之言不足實也乃薦遠廉察可任

賦觀棊詩

宜春王從謙李璟之第九子好學善為詩璟於苑中與宰相奕棊從謙在焉令賦觀棊詩曰竹林二君子盡日

意沉吟相對雖無語爭先各有心恃强知易失守分固難侵若筭機籌處滄溟想未深江南野錄

人遲已速

仁廟時有李重恩善奕棊冠絕當世然形神昏聵時人謂之李憨奕棊之外一無所曉與人對奕坐而昏睡人精思久之方下一子重恩開目隨手應之皆出人意表善品棊者以為重恩在王積薪之上賈玄之下荆公詩嘗用之

忘情苦思

介甫有絶句云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𣆀則圖適性忘慮之證信有之矣若魯直於棊則不然如心似蛛絲游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則苦思忘形較勝負於一著與介甫措意異矣漁隱叢話

輸棊賦詩

荆公在鍾山下棊薛昂門下與馮賭梅花詩一首薛敗而不善作荆公為代作今集中所謂薛秀才者是也薛

既官達出知金陵或者嘲以詩曰好笑當年薛乞兒荆公座上賭梅詩而今又向江東去奉勸先人莫下棊薛書名似丐字故人有乞兒之說吳曾謾說

荆公棊低

荆公棊品殊下每與人對局未甞致思隨手疾應覺其勢將敗便斂之曰本圖適性忘慮反苦思勞神不如且已與葉致遠敵手甞贈葉詩有垂成中斷之句是知公棊不甚高詩又云諱輸寧斷頭悔悟仍批頰是又未能

忘情于一時之得喪也　遯齋閑覽

作棊隱語

荊公在鍾山與道士下棊道士作數語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故能入于不死能入于不死不生公笑曰此棊隱語也　冷齋夜話

聞落子聲

東坡云余素不解棊嘗獨遊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户晝寢獨聞棊聲於古松流水之間意欣然喜之自爾

欲學然終不鮮也兒子素乃粗能者儋守張中立從之戲余亦隅坐竟日不以為厭也因作詩云五老峰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遊不逢一士誰與棊者戶外屨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紋楸坐對誰究此味空鈎意釣豈在魴鯉小兒近道剥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遊哉聊以卒歲

就枕閱棊

東坡云南嶽李巖老好睡衆人食飽下棊巖老輒就枕

閱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云嚴老嘗用四脚棊盤著一色黑子昔與邉韶敵手今被陳搏饒先著時自有輸贏著了並無一物歐公詩云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棊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殆類是也

升坐説棊

僧寳傳云浮山法遠禪師歐公造其室以與客棊遠坐其傍歐公收局請遠因棊説法乃鳴鼓升坐曰若論此

事如兩家著棊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祇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張局破後徒勞逴斡所以道肥邉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麄則時時頭掉休誇國手謾說神仙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什麽處良久云從前十九路迷誤幾多人歐公嘉歎久之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 卷四十二